

「鲁博文丛」

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

鲁迅博物馆 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鲁博文丛」

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

鲁迅博物馆 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博物馆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5. 7

(鲁博文丛)

ISBN 7-80623-595-7

I. 韩… II. 鲁… III. 鲁迅(1881~1936)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56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

承印单位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640 毫米 × 960 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595-7/I·424

开本 16

印张 24.25

字数 301000

版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序 一

朴宰雨

《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快要问世之际,心里一面很高兴,一面有点儿害怕。

经过韩国鲁迅学者们几个月的共同努力,终于得到结实,在中国得以出版。通过这本书能和中国学界进行对话,所以很高兴;但是身为外国学者,著述内容虽有不少的韩国特色,但阅读与表达能力一定很有限,所以通过这本书和中国同行及读者见面,不觉之中起了害怕的心情。

回顾我们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和中国大陆学界的交流,感怀特深。韩中之间四十多年断绝的历史,到了1992年8月24日正式建交而告终,韩中之间的学术交流,由此重新开始了。同年12月,我们韩国几个大学的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人类学与新闻学专业的教授几个人,得到有关单位的支持,组织一个访问团,对中国主要的几

所大学与研究机构作了巡回访问。这几位里面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只有我一个人,会讲汉语的也没有超过四五位。访问这些大学的时候,每个大学几乎都说第一次接待韩国教授访问团,非常欢迎我们,为我们召开韩中学者学术交流座谈会,好像倾慕很久而没曾会面的情人一样,每次都甚欢。座谈会之前,我常拜托中方联络人请一两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参加交谈。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大机会、大幸运。在这样的基础上,1993年我们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组织了“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把四位大陆鲁迅学者——严家炎、林非、钱理群、王富仁先生和日本的一位鲁迅学者——丸尾常喜教授请来,这算是韩中(日)鲁迅学界的第一次交流。后来,我们韩国学者也参加大陆的各种学术会议,认识的老中青学者越来越多。和他们交流之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书本上看不到的宝贵的学术经验和看法以及各种学术信息,我们的眼界慢慢扩大起来。跟随韩中学术文化交流的发展,后来难以估计的中国学者也来韩国,或者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在某一个大学里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他们里面,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或者鲁迅专业的老中青学者也真不少。还有,和中国大陆学界交流以后,也和日本、新加坡、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专业学者发生交流关系。通过和他们的交流以及切磋琢磨过程,我们对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学的了解更加深入,对鲁迅研究也得到很多的启发,学界的研究活动力更扩大起来。

2003年底,我接受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邀请作学术报告,认识了孙郁馆长和其他几位研究员。2004年1月上旬,在汕头大学开会时再同孙馆长见面谈了韩中鲁迅学界互相交流的事情。同年8月在青岛大学又见面,把交流的事更加具体化。由此,就有了《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这本书的出版与2005年7月的“韩中鲁迅研究对话会”,以及年底拟在韩国举办的“鲁迅读书生活”展览。

进入 21 世纪以后,在鲁迅的祖国——中国,对鲁迅的研究热、对鲁迅的推崇也已不如以前。身为外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硬要鲁迅,舍不得鲁迅?这可能跟我们的专业有一定的关系,但确实有更重要的背景。

回顾 19 世纪末以来、20 世纪前半期的东亚历史,这里充满着侵略和反侵略、殖民与被殖民、反抗与弹压、互相残杀的大战争的记忆。忘却这些记忆,进而构筑东亚和平体制、相生机制、生活共同体,这是东亚人今后努力的方向。不过,在这样的关头,日本对过去侵略邻国的严重罪恶,并没有认真反思。右翼政客陆续做靖国神社参拜活动,一发言就对过去帝国主义侵略做拥护或者美化。而且,一些新的右翼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加上一些媒体对膨胀的民族主义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这样的情况之下,东亚良知的进步的分子很需要对话与连带、团结,向把东亚的命运回归到过去那样互相对立的轨道上的不良势力加以谴责、批判,发挥抵制作用。为此思考,这是非常需要的。

我们看来,鲁迅是 20 世纪东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思想的、文化的、人物的资源。他虽然首先是属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但又是属于东亚的知识分子。他是在现代东亚知识界里一直受瞩目的文学家兼思想家,是一位很难再有的历史文化向导。为东亚文学、东亚文化的未来,在东亚知识分子互相进行对话的时候,鲁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人反思过去、设想未来的时候,怎么想鲁迅,怎么接收鲁迅,是大家大概都知道的。鲁迅曾经留学日本七年,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战后竹内好等日本知识界不少从鲁迅那里发现现代的出路,基本上很尊重鲁迅,而且一直以鲁迅为中日友好的象征媒介之一。韩国知识界呢,也很早就接收鲁迅,从鲁迅的文学与思想里发现觉醒封建意识的资源、反封建斗争的精神武器,进而发现和帝国主义压迫者或者法西斯权力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日据时代的柳树人、

丁来东、李陆史就是这样,解放后军事独裁时代的李泳禧、任轩永以及参加反独裁学生变革运动的不少中文学徒也是这样。在东亚文学界里,《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故乡》以及鲁迅主要杂文,早就成为不朽的古典。身为东亚人,现代东亚能拥有一位鲁迅,我们可以引为骄傲(当然,韩国也有韩国的民族文化英雄,日本也可能有日本的文化英雄。他们之中有东亚意义的人物怎么样把他们东亚化,是一个今后考虑的另外问题)。在反思20世纪东亚文化、东亚文学的时候,鲁迅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在东亚知识分子之间互相比较文学与文化,沟通思想感情,交换意见,提高认同感的时候,鲁迅是最有效的一个环节。

我想,我们韩国中文学界应该多提倡鲁迅研究、鲁迅和韩国文学家及思想家的比较研究、鲁迅和韩日作家之间的多角度比较研究。如果条件允许,办一个韩国鲁迅研究所或者韩国鲁迅研究会之类的研究组织,和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和北韩与台湾地区、新加坡等东亚学者以及西方的鲁迅学者,以鲁迅为媒介,更加强交流、连带。如果得到国际上的共鸣,可以做国际鲁迅研究会名义的活动吧。

韩国学者的一些论文,已经在中国的《鲁迅研究月刊》等中国大陆学报里登载,中国学界可能有一些印象。但是,韩国学界早在1920年已经把鲁迅介绍进来,到目前(2005.5)为止的研究论著目录起码有四百四十条以上。如果把韩国学者在海外发表的论文和一些遗漏的论文目录加上去,可能更多。这四百四十条里,包括博士论文十九篇,硕士论文五十八篇,韩国学者的专著十本,中国学者的专著韩译本六本,日本学者的专著韩译本三本。翻译方面,1927年《狂人日记》已经翻译成韩文。到目前为止,除了几本杂文集和古诗以外,鲁迅的小说全部、散文诗、杂文集几本、《中国小说史略》与《汉文学史纲》等著作已经统统翻译成韩文了。其中,《狂人日记》与《阿Q正

传》等名篇的韩译版本,已超过几十种。但是,韩国学者的论文除了一些例外之外,基本上都用韩文撰写,在韩国发表,海外学者不方便看,不好和韩国学者交流。这样就导致交流上“没有应有的深度”的情况。

我和鲁博商量,在四百多篇学术论文里,挑选二十篇左右,达到了最好挑选“有韩国特色的鲁迅研究”的优秀论文这一基本原则。加上对某一个专题比较深入进去的,或者和中国学者有不同观点的论文,也可以选入几篇。韩国四百多篇有关鲁迅的论文里,实在值得介绍的,比这本书里登载的多得多。获得博士学位(包括在海外拿到的)的也已超过二十位以上。

这样编书之后剩下的,有不少惋惜之感。最惋惜的,是前辈和现今人物对鲁迅的亲身感受和肉声告白的随笔、杂文之类不能登载。柳树人、丁来东、申彦俊、李陆史、金光洲、李泳禧、任轩永、李炳注、全右翼、芮春浩、朴洪奎、李旭渊、笔者等的随笔和杂文里面,写鲁迅或者提到鲁迅的不少。这些杂文、随笔,如果今后有机会能译成中文在中国出书,那么中国的读者们就能更亲切地接触到韩国人怎样想鲁迅、怎样接收鲁迅的原始面貌了。还有不少鲁迅专家的诸多优秀论文,由于与本书的编辑方针有点距离或者纸面不够的关系,不能登载,这也让人痛心的。尤其是鲁迅和韩国作家比较的不少论文都有登载的价值,但由于上面原因,不得不等待下一次的机会了。

最后,我还是替韩国的鲁迅学界,谨向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孙郁馆长等诸位,向给我们教诲的中国与日本鲁迅学界的严家炎、钱理群、王富仁、丸山昇、丸尾常喜等诸位前辈和许多同行们深表由衷的谢意。又向曾有“韩国的鲁迅”之称的、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恩师李泳禧先生,和韩中建交后担任学术交流的引路人李炳汉教授,我们韩国现代中国文学界永远的“核雨伞”金时俊老师,积极支持这一项出版工作的柳中夏会长以及韩国诸位笔者,也表示由衷的谢意。还

有将一些韩文论文译成中文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金京善教授等诸位，我们也趁着机会表示谢意。这本书的缺点可能不少，特别把韩文论文译成中文的时候，基本上都由著者本人负责，所以有时会出现中文不很通顺的问题。请多原谅。如果有优点，都归于共同著者。请江湖读者诸贤，不吝指正。

2005 年 5 月 写于韩国首尔树人斋

序 二

孙 郁

2004年元月,我到汕头大学开会,在与朴宰雨先生的交谈里,了解了一些韩国学界现状。此前,他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做过一个讲演,题为《韩国的鲁迅研究》,给博物馆同人的印象是深切的。通过汕头的那次交流,便萌生了编一本韩国学者论鲁迅的念头,我们一拍即合。经过两国众多学人的努力,这本书终于与世人见面了。

读着韩国学人的文字,一直被一种激情所笼罩着,也对那个国度的精神史有了一些认识。半个多世纪间,那么多关于鲁迅的论文问世,且深切地纠缠着精神哲学深远的领地,这是让人感动的。韩国人看鲁迅,有着中国人不同的视角。他们是带着被殖民化的记忆,以一种反抗奴隶的自由的心,自觉地呼应了鲁迅的传统。那些作者对革命的理解,对黑暗、虚无、自由的诠释,带着血泪之迹。按朴宰雨先生的介绍,韩国的鲁迅研究经历了七个历史时期,其间所散发出的力

量,都深含着一种民族信念和个体的情怀。一些学者的敏感、深切,使文章带着强劲的旋风,摧枯拉朽,读之让人耳目一新。日本学界对鲁迅的读解,是带着日本人的问题意识的。竹内好、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人,目光是锐利的。读竹内好等人的书,感觉的是玄学的东西与民族内省的意识的交织。而韩国学人也带有类似的特点,只不过反抗殖民统治和反抗专制压迫的意志更为浓厚一些。韩国鲁迅研究给我的印象是:具有话题的丰富性,而鲁迅的复仇意识、革命情结、斗士之风被叙述得尤为强烈,有的是颇具力度的。

由于鲁迅的存在,东亚人在一些层面上有了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和人的个性得到解放的过程中,如何直面黑暗与虚无?如何在近代化进程里,保持人的尊严与非奴役状态?韩国学人一些论文对奴隶一词的敏感,超过了中国知识界的反应。当与这些炽热的文字相遇时,想一想自己身边的生活,我们当下的青年人许多已没有了邻国友人的激情。我们的许多教授、学者们已开始踱进贵族之屋,渐渐地雅化了,以精神委顿之状,迟顿于社会的矛盾,对身边的荒谬、惨烈往往视而不见,悠悠然摆出一种名士的样子。学界的堕落,不是近年才有的事,遥想当年鲁迅对正人君子之流的讥刺,当深感历史进化的迟缓。人间痼疾如此深地纠缠着世人,谁说鲁迅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呢?

多年前第一次读到竹内好的论著时,曾惊叹于日本人讨论问题的独特逻辑。书中弥散的精神玄气,将东亚话题哲学化和生命本体化了。如今读韩国人的书,也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邻国友人现实关怀下的精神独语里,亦有大的悲欣,焦虑、苦楚、紧张和坦然都散发其间。鲁迅生于中国,却活在世人的心中。他的独行于黑暗又不属于黑暗的鲜活的生命轨迹,不仅把中国知识群落吸引了,并且我们也因为他而拥有了数不尽的域外的朋友。

韩国与我们的距离很近,但我们却不太了解它。中国人是世故

序 二

的,有时偏偏舍近求远,对强势文化别有心解,唯独忽略那些流行色之外的存在。鲁迅当年就不是这样。他看重的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化,以为那里或许有别样的存在。其中,反抗与流血之中呈现的意志,恰恰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这些年,我每每看到韩国的足球兴起与流行文化的传播,常觉出这个民族比我们优秀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还葆存着血气,有着阳刚之力。虽然知道韩国知识界也有自省的冲动,时常抨击着自己社会的黑暗,但我觉得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已丧失了类似的状态了。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某些思维方式,开始保存于那个国度。我看这几年韩国学人的论著,在气象上已有了阔大的姿态。他们对现代性的质疑所富有的勇气,再一次让我想起鲁迅的意义。经由鲁迅的遗产,不同语言的人们将找到共同的资源。而这个资源,现在正一天天地丰富着。

我以为我们两国间对话的内容,还远远不止于此。

2005年6月 写于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

目 录

序一	朴宰雨	1
序二	孙 郁	1
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朴宰雨	1
韩中现代文学相互关系一瞥		
——以鲁迅为中心	金允植	29
流亡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和鲁迅	金时俊	50
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	金良守	65
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	金河林	83
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	朴宰雨	100
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	全炯俊	118

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

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	申正浩	142
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	全炯俊	168
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		
——以意思沟通结构为中心	李珠鲁	193
民族叙事与遗忘的政治		
——从性别研究角度重读鲁迅的《伤逝》	任佑卿	209
鲁迅《野草》的诗世界		
——极端对立与荒诞美学	金彦河	231
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	刘世钟	245
革命力动主义或意象主义		
——相互照射的镜子:金洙暎和鲁迅	柳中夏	269
“小说史”研究的同步性与差异性		
——鲁迅和金台俊	金河林	286
东亚话语和鲁迅研究	徐光德	302
从东亚的角度看三篇《故乡》:契里珂夫,鲁迅,玄镇健		
	全炯俊	314
附录一:韩国鲁迅研究论著目录(1920—2004)		
	朴宰雨、朴南用 辑录	330
附录二:作者简历		360
编后记		367

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①

朴宰雨

绪 言

在 21 世纪的世界里,有没有必要将鲁迅再读下去? 鲁迅在现实里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过时了吧? 在这样的话语盛行着的近年,作为还是把鲁迅当作活生生的教材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徒,笔者现在重新对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加以整理并评析,感怀特甚。

① 这篇文章是笔者在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11 号(1996. 12,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日本的《野草》第 59 辑、60 辑(1997. 2. 6, 中国文艺研究会)登载的《解放后鲁迅研究在韩国》的基础上,再把后来八年的研究历史(1997 - 2004)加上去,作全面补充并修正而成的。

今年(2005年)是东亚伟大的文学灵魂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四周年,但又是把他的名字介绍到韩国来的八十五周年^①,其作品《狂人日记》最初被翻译成韩文出版的七十八周年^②。尤其是《狂人日记》的韩译文(柳树人译),是鲁迅的作品中第一次由外国人翻译成外语在国外发表的。根据日本学者小野忍的《西方各国看鲁迅》,可知西方最初翻译的鲁迅小说是1926年8月由敬隐渔用法语翻译、在《欧洲》上发表的《阿Q正传》^③,所以特别值得一提。

韩国对鲁迅作品的翻译研究是从1920年开始的。在韩国谈鲁迅研究历史之源,不得不和日本并论。在东亚,对鲁迅的介绍与接受,除了鲁迅的母国中国之外,韩国与日本几乎是同步开始的。但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前半期,在翻译与研究上,日本大为发展,韩国则停留于偶尔介绍或者研究的局面。其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寻找:首先,由于一个国家是殖民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国家是被殖民的已经丧失主权的国家,所以培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才方面有根本条件上的天壤之别;其次,由于鲁迅曾留学于日本七年,和日本的几个学校在不少地方有非常的因缘,也和多数日本人结交,《鲁迅日记》里登场的日本人超过二百余人^④。但和韩国的直接缘分

① 鲁迅这个名字第一次被介绍到韩国,是在1920年。韩国的梁白华把日本人青木正儿写的《以胡适为中心打漩的文学革命》翻译成韩文,在韩国的《开辟》杂志1920年11月号分四次连载。这篇文章里有介绍小说家鲁迅与《狂人日记》的部分。

② 韩国人柳树人1925年春得到鲁迅的允许,把《狂人日记》翻译成韩文,1927年8月在汉城的《东光》杂志发表。

③ 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梁社乾用英文翻译的《阿Q正传》。这两本书稿的翻译都是由中国人完成的。1925年,苏联的王希礼也把鲁迅的作品作了翻译,但在1929年才出版发行。参见金时俊《光复以前鲁迅文学在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第11号,第170页。

④ 见《日本的鲁迅研究》,金世中,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第6号(1992),第210页,

较为薄弱,与鲁迅来往的只有流亡中国参加抗日活动的六个韩国人^①。最后因为日帝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把鲁迅著作列于禁止书目之内,不准介绍与研究,所以翻译与研究活动被中断了。如此看来,韩国对鲁迅的接受与研究,好像不能活泼地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土壤与共鸣程度、接收的热情也一样薄弱。

1945年日帝投降,韩国得到光复。光复后,在韩国一时复活了鲁迅作品的翻译与介绍活动。但是1950年韩国战争爆发,以后在激烈的反共政策与反共风气之下,鲁迅著作翻译与研究活动不能活泼地进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在军事法西斯统治与财阀独占的局面之下,虽然收到经济急速成长效果,但是权力与企业勾结、权钱交易、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深化、贫富悬殊、一般民众处于惨酷而黑暗的情况、腐败蔓延等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鲁迅的作品首先得到读中文的一些年轻学生与研究者的强烈共鸣。这班人多站在从鲁迅文学思想、社会实践中借鉴而打开韩国现实黑暗局面的立场,不顾违反禁忌,猛烈开展了介绍与研究活动。不过,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在世界史上发生大变动,这对鲁迅研究的社会需求方面,虽然给予一些消极影响,但是韩国的鲁迅研究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在研究数量与质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最近几年里,研究鲁迅的论文不断登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等各种学报。而且,韩国学者的研究专著与中日学者鲁迅专著的翻译书,以及各种鲁迅作品的翻译书不断出现。

在下面顺次叙述翻译与研究史的分期,各时期的翻译情况,各时期各方面的研究情况(包括基本的研究情况、中外研究成果的介绍情

① 鲁迅没有直接来过韩国半岛,直接和鲁迅来往或者交换书信的韩国人也寥寥无几,就是李又观、吴相淳、柳树人、金九经、申彦俊、李陆史等六位而已。如果加上听鲁迅演讲的人,那么至少可以增加一位丁来东。